

今年别让书价挡住全民阅读之路

虽然2019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但对于文学出版界来说有一些趋势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具体来说,书价会越来越贵,但是内容越来越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文化动态

学习读书会解读 中国40年巨大成就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最近举行的第21期学习读书会请来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同读者分享了他对中国四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背后的政治逻辑的解读。

姚洋教授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共同推出了自己的新书《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这是一部全面概括“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著作。姚洋在学习读书会上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他看来,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一代人可能受益最多。以个人收入为例,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四十年间这一代人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20倍以上。为什么中国取得了如此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姚洋认为,要解释中国经济成就,应当从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来看。他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务实主义;二是中性政府;三是经济分权;四是官员晋升制度的正向激励。

姚洋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在他看来,“务实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才能启动改革;“中性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避免资源的错配,能够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到生产力最高的部门去;“经济分权”可以让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有很高的积极性;选贤任能体制则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中国的道路是有世界意义的,这个意义需要我们学者去总结,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叙事来述说我们现在的体制。”姚洋在总结中这样说道。这也是他今年推出新书《中国新叙事》的心声。

千年金沙遗址 对话玛雅文明

1月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市民们在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间漫步。这里正举办着一场跨文明特展,214件(套)来自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玛雅文明艺术精品与金沙遗址的神秘古蜀文明展品在此共同展出,人们在两大古代文明“超时空”对话的文化盛宴中迎接新年。

在展厅里,记者见到一名带着小孩的市民正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一个造型生动、雕刻精美的石虎,他说:“以前元旦假期,总喜欢在家里宅着。现在出来看展,既丰富了假期生活,也是小孩学习的好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加上讲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观遍及生活方方面面的文明。”利用假期来蓉旅游的香港市民孙女士说。金沙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姚凯告诉记者,玛雅与金沙两个古文明虽远隔重洋,但文化却有着相似之处,如敬畏自然、重视祭祀、造型艺术丰富等。

两大古老文明,此番并不是第一次展开“跨时空”交流。早在2017年,金沙遗址博物馆就曾远赴墨西哥,当地公众通过多媒体展览进行古蜀文明的“虚拟旅行”,通过学术论坛了解神秘古蜀、感受博大精深中华文化。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 图

书价贵了还是便宜了,是爱书人常常论及的话题。

“百元图书”会越来越多

几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李洱的新作《应物兄》,定价79元。应该说,这书的价格还是便宜的,毕竟作品长达90万字,如果按照一般的行情,平装本也应该超过百元,而精装本应该在150元左右。

经过去年一年的纸价上涨,图书的定价也涨了一年。而且这个趋势还不会停止,今年书价再涨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也是几天前,京开研究院发布的图书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新出版的图书平均定价已涨到68.5元。这比2017年涨了十几元,涨幅应该是惊人的。像李洱的《应物兄》这样的长篇小说,过去定价也不过五六十元。而这变化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

用上海译文副社长马胜的话说,抛开原材料涨,书价上涨是好事,之前的书价太低,如果书价停滞不前,这个行业可能会垮掉。这其实也就是说,此次书价的大涨,纸张上涨固然是一个诱发原因,但其实质是中国书价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努力。目前,中国书价虽然已经有所提升,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而低廉的书价导致了整个产业难以为继。

所以,书价不断上涨之下,料想2019年的“百元图书”会越来越多。而随着纸质图书的上涨,电子书的价格也会上升。过去几元钱的电子书,现在很多已经十几元,二十几元,都快赶上过去纸质图书的价格了。

当然,书价的不断上涨已经引发了新的担忧。评论人张丰就说,现实中喜欢买书的人,往往又不那么有钱,这样的价格确实成为负担。“过去几年,我一直是支持图书价格上涨的,这样确实是对创作者的尊重。但是价格涨幅过快的话,又会伤害到读者,对作者也未必是个福音。”他说,或许真的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以后购买实体书的都是高收入阶层了。人们收入上的差距,导致生活水平的差距,现在也变成了某种阅读上的门槛,这也是值得深思的。当然,如何在书价的上涨和读者接受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应该是出版社要重点研究的。

茅盾文学奖就得再等5年。

“评奖的大年,创作的小年”

虽然书价还要上涨,但是名家们的创作热情却暂时释放了。往年这个时候,很多名家都会公布自己的新年创作计划,但是2019年新年伊始的中国文坛却有一点冷清,毕竟一场文学的盛宴刚刚结束。

2018年末,徐则臣的《北上》、叶弥的《风流画卷》、刘亮程的《捎话》,还有李洱的《应物兄》等一部接一部地出版,而且这些作品堪称2018年长篇小说阵营重量级作品。其实,这些作品本可以在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四五月间的全国图书博览会上以一种更为笃定的方式出版。可是现在“一路绿灯”、特事特办地扎堆2018年12月出版,犹如举办了一场文学盛宴。

已经有人指出,作家们如此紧赶慢赶地推出作品,就是为了2019年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含金量最高的国内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也将于今年展开,其评选范围为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赶在2018年内出版,作品要想参评

茅盾文学奖就得再等5年。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场文学盛宴结束之后,接下来应该是一段时期的冷清。作家释放了自己的创作热情,他们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需要积累生活,需要进行思考,为新作品的创作作好准备。所以有人说2019年是“评奖的大年,创作的小年”。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作家们的“慢工出细活”的精神。李洱的《应物兄》写了长达13年,这应该是创下了近年中国作家写作最慢的纪录。过去,评论界一直指责作家们写得太快,有时简直还没有想好就开始写了,一边写一边想,写到哪里是哪里。所以有时候看上去文坛新作频出,很是热闹,但其实作品质量不高,这种热闹也是毫无价值的。现在,既然为了赶上评奖而释放了自己的创作热情,那就安心地好好沉淀思索,不慌不忙地准备新作,这其实可以看出名家创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显然更为成熟稳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9年虽然图书价格会涨,但是图书的内容质量应该也会提高,这应该会让读者觉得图书物有所值的一年。

第五届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

探讨作家心目中的诗学理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以“作为诗学的记忆与形式”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围绕“赋形与越界”“声音、意象与沉默”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最初由《上海文化》杂志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倡议开启,今年已是第五届。五年来,论坛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围绕当下中国读者关心的话题,邀请多位文学写作者和评论者展开对谈,不仅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言论,也发掘了不少

青年文学批评人才,得到了文坛和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本届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市作协等联合主办,以“作为诗学的记忆与形式”为主题的讨论中,评论家李振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像年轻人来谈记忆是很轻狂、尴尬的一个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记忆或者这样的时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如果出现错位的话,那个错位时间也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文学看做是对记忆的赋形,那么对年轻作家来讲,他们的记忆到哪儿去了?”

作家计文君认为,诗人就是赋形者,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可以被称为诗人。在她看来,“为什么当下年轻人

的记忆没有被书写?他们其实也有情感雏形,这些经验没有得到赋形,是因为他们没有既往的可以依循的路径去学习,所以才需要新的有勇气表达的人来处理这些经验,这就是诗人的意识性和反抗力。”

当然,一个时代要产生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离不开文学批评,本次论坛也吸引了不少文学评论家参与其中。尤其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上海批评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张定浩、黄德海、项静、木叶等一批青年评论家正以敏锐的艺术判断力和阐释力,在国内评论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他们也将是助力上海文学攀登新高峰的重要力量。